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二十六回 說瘟生平心論嫁娶 評嫖客談笑罵官商

卻說章秋谷在張書玉院中住了一夜，將近午刻方才出來，走出新清和弄內，穿進迎春坊，逕到金小寶院中來。上了扶梯，走進房內，只見金小寶坐在當窗一張桌上，正在那裡對鏡梳頭，鬢鳳低垂，新妝未竟，地隔夜的胭脂映在臉上，暈出淡淡的紅色，越覺得丰神絕世，媚媚天然。身上穿一件半新的湖色熟羅短襖，襯著粉紅席法布緊身，胸前的鈕釦一齊解散，微微的露出酥胸；內著湖色春紗兜肚；下身穿一條品藍實地紗褲子；腳下拖著一雙湖色緞子繡花拖鞋，雙翹瘦削，就如玉筍一般，不盈四寸。手中正在那裡調和花露，一陣陣的脂粉之香中人肺腑。眉彎秋月，頰暈朝霞，真是春意透酥胸，春色橫眉黛。秋谷見了小寶這般風格，不由不暗暗稱揚。又見貢春樹坐在小寶旁邊呆呆的看著，一言不發。

秋谷悄悄進來。走到小寶背後。春樹正在那裡看得出神，全不覺得有人走進。

小寶本是對窗坐著，秋谷輕輕的掩至後邊，連那同小寶梳頭的娘姨都一毫不覺。金小寶正在對著鏡子，細勻鉛黃，忽然看見鏡子中間添了一個朱唇粉面的美少年立在自家背後，笑容可掬的像要和他說話一般。金小寶出其不意，大吃一驚，嚇得他滿身香汗，直立起來，叫得一聲「阿呀」，回頭一看，見是章秋谷立在身後，方才定了心神，已經嚇得花容失色，嬌喘微微。重新坐下，向秋谷笑道：「耐末總是實梗，走進來響也勿響，人也撥耐嚇煞快。人嚇人，要嚇殺人格嘍！」春樹被小寶叫了一聲「阿呀」，直頭起來，也嚇了一跳，抬頭見是秋谷，急忙離座相迎，拱手稱謝他昨日替小寶解圍的好意。

秋谷笑道：「你為什麼預先躲避，有心不到張園？你還沒有看見昨日的勢頭，若不是我來解勸，恐怕小寶定要吃虧。從前我原曾向你說過幾次，張書玉的性情口分德賴，不是好說話的人。你住的一夜，又沒有什麼口角，無緣無故的忽然不去，冷淡起來，偏又被他曉得風聲，你成日成夜鑽在這裡，差不多竟是他斷了交情，怪不得書玉吃起醋來，鬧出這場笑話。幸而昨日遇著了我，小寶沒有吃虧；萬一我不到張園，無人解勸，小寶必定被他揪扭，吃了一場現虧。在千人百眾的地方叫他受氣塌台，你怎的對他得起？」一席話說得春樹閉口無言，面上狠覺有些慚愧。小寶又在旁插口道：「二少格閒話倒的刮囉，昨日仔勿是二少剛正跑來，拿格張書玉拉仔進去，是倪直頭一塌糊塗格哉。」說著，便拉著秋谷的手，笑道：「謝謝耐替倪拉開仔格張書玉，總算倪勸塌台，倪也嚙哈補報耐，只好屁股吃人參……後補格哉。」說著，小寶先格格的笑了。秋谷道：「你們真好良心，果然一張牀上睡不出兩樣人來。」說到此處，小寶臉一紅，把秋谷肩上一打。

秋谷又道：「昨天的事情，原是因你二人而起，我來是個旁人，不干我事。好意前來解勸，恐怕你要吃虧。那知你們二人一樣心腸，把自己的事情都卸到旁人身上。一個預先不肯出來，一連忙走了回去，只叫我替你們頂缸，今天還要開我的玩笑，你們自己想想，可有良心麼？」春樹道：「我昨日實是有事進城，並不是有心躲避，直至晚上一點鐘時候方才回到此間。不信，你問小寶便知真假。」秋谷道：「你們兩人這樣的開心，卻苦著我這旁人調停勸解，費了我無數功夫。你自己不聽我的言語，惹出事來你倒像沒事的一般，可不是笑話麼？」春樹聽了，果然回心一想有些過意不去的地方，連忙向他謝罪，秋谷也一笑無言。

金小寶坐在旁邊聽他說話，卻不住的一雙俊眼看著秋谷的臉兒，目不轉睛的渾身上下只顧打量。秋谷回頭看見，不覺笑道：「詫異得狠，你為著何事，看得這樣認真？」小寶不答，又細細的看了一回，方向秋谷笑道：「耐一面面孔格勿尷尬，定規是昨日勒浪張書玉搭出來嘍。」秋谷被他一口道著，不覺微笑點頭。小家又笑道：「耐前日仔末，叫倪『土地奶奶』尋倪格開心，故歇倪也要叫耐『金剛老爺』哉！」

說得一房間內的娘姨多笑起來。秋谷更狂笑道：「我倒不是什麼金剛老爺。」拍著春樹道：「你們這位貢大少爺，倒是個實缺的金剛奶奶。」春樹笑道：「你們大家取笑，卻無緣無故的把我帶上，可和我什麼相干呢？」大家說笑一回，隨意坐下。

秋谷忽問小寶道：「你可曉得林黛玉如今又到了上海麼？」小寶道：「倪是老早就曉得格哉。張園裡向也看見歇俚幾轉。俚耐上年仔嫁仔邱八，一淘轉去格，勿曉得俚為啥要出來？」秋谷就把黛玉嫁了邱八之後這些疙磨事情，一段一節的對著小寶細講，原原本本的直講一點餘鐘。恰好貢春樹見秋谷到來，料想他沒有吃飯，就到聚豐園叫幾樣菜，兩壺京莊，一同擺了上來。上寶過來斟了一杯酒，便請秋谷上坐。貢春樹坐在橫頭。小寶因秋谷是極熟的客人，便也不拘俗套，隨意相陪。

秋谷一面飲酒，一面演說林黛玉嫁人復出的事情，把個金小寶聽得津津有味。春樹在旁聽著，也嗟歎不已。

小寶道：「格是林黛玉自家勿好，勸看得清客人，馬馬虎虎格跟仔別人就走，自然弄勿好哉嘍。」春樹道：「妓女嫁人，嫁著了邱八這樣人家，也算手中選一的了；為什麼黛玉還要鬧著出來？可見得堂子裡頭的人，果然一個個喪盡良心，怪不得邱八要這般著惱。幸而邱八畢竟是個好人，還肯開籠放鳥。若是我做了邱八，真把他要關禁終身，那裡有這樣便宜，好好的放他出去！」

金小寶聽了春樹這樣活風，瞪了他一個白眼，冷笑道：「倪堂子裡向信人，生來阿有啥良心，就是客人到倪搭來末，也是客人篤自家情願，勿見得客人勿來，倪去拉仔進來格。耐下轉當心點，倪堂子裡向才是壞人，耐勿要上仔倪格當。」說著，眉尖微豎，俊眼含瞋，薄有幾分怒意。春樹道：「我不過一句話兒，又不是有心說你，為什麼要你這樣留心，無端生氣？」小寶道：「耐說倪堂子裡向才是喪盡良心，還說勿是有心罵倪，阿要叫仔倪金小寶格名字，多罵兩聲？」春樹見小寶一定說罵的是他，無從分辨，只得任他說了幾聲，含笑不語。

秋谷向春樹道：「你剛才的話雖然不錯，未免也太過了些，不可一概而論。據我看來，青樓妓女自然大半都是些無恥喪心之輩，然而替他們設身處地細細想來，卻也怪他不得。為什麼呢？你想，堂子裡的信人做的本來是迎新送舊的生涯，若不說著假話哄騙客人，那裡有什麼生意？沒有生意豈不要倒貼開銷，你叫他的良心如何好法？大凡一個好好的良家女子，無可奈何做到了這行生意，已是可憐，做客人的應當可憐他，愛惜他，不要扳他的錯處，把他們當作個暫時消遣的名花好鳥一般，才是做客人的道理。所以花街柳巷，俗說叫做頑耍的地方，你想既是頑耍之地，原不過趁著一時高興，博那片刻的風情。信人相待慇懃固然最好，就是信人看承不好，也沒有什麼希奇。上海的地方甚大，堂子極多，除了一處，還有別人，你就隨意跳槽，他也不能禁止，更何苦去爭風吃醋，處處認真，實做那『瘟生』二字。總而言之，信人看待客人，純是一個『假』字，客人看待信人，也純用一個『假』字去應他，切不可把他當作真心，自尋煩惱。若要在酒陣歌場之內處處認真起來，就要如邱八一般，三歲老娘倒繡孩兒，若不得要鬧出一場笑話。你們以為何如？」金小寶聽了，連連點頭。

春樹又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邱八看承黛玉狠是不差，況且邱八預先問過黛玉，叫他自己商量，黛玉一口咬定，定要嫁他，邱八方肯娶他回去。娶到家中之後，黛玉不該又要出來。既然不肯嫁他，為什麼要隨口答應，叫他還債呢？這不是有心敲邱八的竹槓麼？你為什麼還要偏護著他，說他不錯？」秋谷道：「你說的通是公子哥兒的癡話，全不是我的本心，我何曾偏護黛玉，說他不錯？我的意思是說黛玉雖然喪盡良心，邱八也一半自己不好，平空的去問黛玉可肯嫁他。你想堂子裡的信人做的是什麼生意，又做著了邱八這樣的一個有名闊客，樂得順水推船，哄得他一個死心塌地，方好騙他大注的銀錢，那裡有當面回報不肯嫁他之理？就是別個客人，也不能這樣有心得罪，何況邱八是個浙江通省的富家。這一問，豈不是問得癡到極處麼？還有你這般癡了，當真的同我辯駁起來，可不比邱八更癡一倍麼？」春樹聽了，覺得果然是言言透澈，沁人心脾，便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上海的信人是萬娶不得的了。」

秋谷道：「也不是這般說法。大凡天地生人，必有本來的性情，就是客人也有客人的脾氣，信人也有信人的性情。倘或嫖客的性情同信人不合，信人的脾氣與嫖客不投，就有石崇、王愷的家財，西子、太真的豐調，用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也弄不到一塊來。若勉強把他並到一堆，彼此的性情不合，一定要鬧出笑話，沒有好好的收場，豈不是一個為好成仇，一個求榮反辱？何苦要鬧到這步

田地，弄得兩敗俱傷呢？即如邱八與黛玉的交情原是□分要好，不過是大家一時魯莽，沒有仔細思量，草草的一個嫁了過來，一個娶了回去，到後來畢竟鬧了一場笑柄，倒反大家結了冤仇。所以依我看來，花柳場中只可暫時取樂，就如行雲流水一般，萬萬不可認真，免得後來煩惱。譬如一樹名花，種在那水邊籬落，臨流照影，姿媚橫生，你就天天的載酒看花，暫時領略，也未嘗不妙，何苦一定要傷根動葉，把他移到家中？雖然錦帳雕欄，慇懃愛護，卻是離開了他自己的托根之地，未免水土不宜，雨露不潤，眼看著那一株可愛的名花不由的葉萎花落，漸漸的憔悴起來。這還算是好的，更有硬硬的折了一枝，把他供在花瓶之內，天天相對，愛惜非常，卻過得不多幾天，依然枯死。假使花能解語，你問他可是願意的麼？大抵上海的信人，只好把他當作名花嬌鳥一般，博個片時的歡樂，若定要將他娶到家中，就免不得要殺風景了。從古以來，煮鶴焚琴，蹂香躪玉，煞是傷心，這就是這班妓女嫁人的小影……」說到此間，回過頭來向金小寶打著蘇白道：「先生，倪格閒話阿對？」金小寶正在聽得出神，就如醍醐灌頂，草木當春，正在贊歎之際，忽聽秋谷問他，連忙點頭笑道：「二少格閒話，一句勿錯，真真是格過來人哉！說出來格閒話，賽過勒倪心浪挖出來格。不過倪要說起來，請勿出格當中格道理。」

春樹又問秋谷道：「上海信人的現形，你已經同我說過幾番，大約也不過如此。

但是上海嫖客的情形，你沒有和我講過，究竟信人做起客人來，情願做那一種呢？」

秋谷道：「現在上海的客人，大約要分兩種：一種是官場，一種是商界。論起來，自然是商界的客人好做，既肯花錢，又不鬧什麼嫖勁，信人們看著銀錢面上，也不得不敷衍他些。但是也有一樣難處，那些商人平日之間寸銖積累，刻薄成家，看得那銀錢□分鄭重，你若要把他的錢來，比要他的命更加刻毒，萬一浪費了他一文半鈔，更是一生的切骨之仇。獨獨到了堂子裡頭，揮霍起來一日千金，絕無吝色，面子上裝得甚是大方。誰知他花了銀錢，暗中在那裡心痛異常，恨不得想法兒仍舊拿回家去。真是啞子夢見媽……說不出的苦。所以那些呆商雖然在信人身上略略花錢，卻是見了信人，自以為是花錢的客人，大模大樣呼么喝六的不算外，還要拉拉扯扯動手動腳的做出無數的醜態來，差不多要撈回他的本錢方才算數。信人們雖是心上恨他，無奈自家做著生意，也只好勉強應酬。這是商界中人的現形了。再說官場客人來，更加可笑。無論什麼龜奴皂隸出身，只要有了幾千銀子，遵例報捐，指省分發。到省之後，連他自己也忘了自家的本來面目，居然是一位候補老爺。有時被他撞著木鐘，湊著運氣，委了一個差使，就立刻花天酒地、駟馬高車的闊起來。你想他們的出身本是卑微，又不是什麼世家公子，更兼候補的時候只曉得磕頭請安、大人卑職這一套儀注，餘外的事情，都是昏天黑地，一事不知。這樣的一班人物，那裡曉得什麼嫖界的情形？到了堂子裡頭，自然而然鬧出許多笑話。他除了不肯花錢，還要對著信人亂吹牛屁，混攞官派。這樣的官場客人，你道可笑不可笑？總而言之，官場中人到了嫖界，真是那天字第一號的瘟生，世界上有一無二的飯桶。到了堂子裡頭，也是懵懵懂懂的，那該應挑眼兒的地方，他卻一毫不懂；偏是那不該挑眼之處，卻會忽然撞著他的高興，平空的發起標來。就是花了幾個錢兒，也花得不倫不類的，全不著些腔板。那場面上的花錢，就如吃酒碰和等類，偏偏不肯花銷，反說信人敲他的竹槓；及至信人私下放起差來，他卻情情願願，一千八百、三百五百的雙手奉送，去塞那無底的狗洞，全不見一些響聲。若有朋友問起他來，他還賴得乾乾淨淨，不肯招承，好似那屬員饋送上司一般。信人若做著了這種客人，還有些兒貪取。就只有一件，官商兩途的嫖客，大約壽頭碼子居多。一到了堂子裡頭，就把那信人釘住，跟前跟後，一步不離，一雙色眼賊忒嘻嘻，毛手毛腳的就如餓鬼一般。在旁人看起來，不曉得裡頭的緣故，不說那客人曲氣，是個壽頭，反說信人爛污，做了恩客，所以信人做著他們這樣的客人，有了這樣的貪圖，便有那樣的惹厭。

如今上海的堂子生意，也漸漸的不好做了。」又道：「他們這班做官的東西，真是飯桶，一個『嫖』字都學不會，你想他還有什麼用頭？不是我說句笑話，這些堂子裡信人，若叫他去替他們做起官來，怕不到是個通省有名的能吏。官場如此，時事可知。那班穿靴戴帽的長官，倒不如個敷粉調脂的名妓，你道如今的官場還有什麼交代？」說著長歎一聲。

春樹聽了多時，等他說定了，便哈哈的笑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，不用再往下說了。

你那裡是講論什麼嫖界，竟是在這裡罵人，不過是借著嫖界的名目，發你的牢騷罷了。」秋谷不覺也笑起來，道：「我是借他人之酒杯，澆自己之塊壘，狂奴故態，何足為奇！難道他們這班無意識的畜生還不該罵麼？」就高吟道：「少年努力縱談笑，萬事終傷不自保。」言下不覺悵然。春樹聽了，不由的也提起心事來。大家相對無言，覺得大有天壤茫茫之感。

秋谷坐了一會，忽想起林黛玉約他前去，便立起身來，告辭出去，便一直到惠福里來。走進弄中，數清了門牌，見雙扉緊掩，寂寂無人。秋谷輕輕的扣了兩聲，裡邊問：「是啥人？」秋谷道聲：「是我。」只聽得「呀」的一聲，一個小大姐走來把門開了。秋谷問他：「大小姐可在家中？」小大姐回他尚未出去。秋谷便走進來，見這幾間房子收拾得甚是精緻。忽聽得樓窗「呀」的開了一扇，黛玉探出身來。

正是：

□年一覺，揚州杜牧之狂；載酒看花，太白西川之痛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